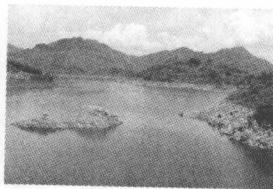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辑 ①



010 ▶ 鹰击长空天苍苍

120 ▶ 猛虎捕食乐悠悠

820 ▶ 鹰击长空展雄姿

025 ▶ 鱼翔浅底乐悠悠

150 ▶ 飞鹰冲天乐悠悠

250 ▶ 鱼翔浅底乐悠悠

580 ▶ 鱼翔浅底乐悠悠

920 ▶ 卡夫本部

820 ▶ 天生小孔鱼乐悠悠

也许你会不相信 / 001

天生桥的传说 / 003

鱼坝擒虎 / 007

长在山上的鱼 / 011

夜郎人的鱼钩 / 015

懒竿 / 018

消逝的甲鱼 / 022

秤钩创造的纪录 / 028

英雄的母牛 / 034

辉煌的战果 / 037

鱼中豪杰 / 040

牛鞭的妙用 / 0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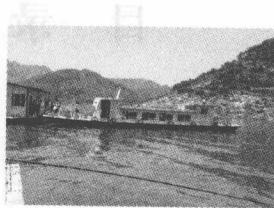
脱钩的大鱼 / 046

501 ▶ 腾空一跃乐悠悠

801 ▶ 通宵达旦乐悠悠

601 ▶ 鹰击长空乐悠悠

第二辑 02



伸进天堂的鱼钩 / 0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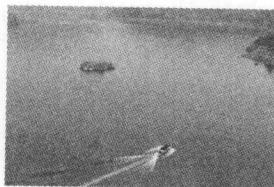
- 罗非鱼的力量 / 051
夜幕下的排钩 / 058
渔舟唱晚 / 062
非去不可的地方 / 071
疗养院 / 075
钓北征南 / 082
赔本买卖 / 089
老鱼鹰和小鱼叉 / 093
身在江湖 / 103
永远的情人 / 111
退一步海阔天空 / 116
千古恨 / 121
去珠江源放生 / 127
有鱼第一 / 133



002

◆ 鱼钩上的万峰湖 ◆

第三辑 03



从来愿者上钩 / 141

- 万峰湖里逍遥游 / 143
最难捏糊涂饵 / 146
鱼之惑 / 149
鲤鱼不怕酸葡萄 / 154
吃鱼不再奢侈 / 158
姜尚与庄周 / 162
从钩鱼到钓鱼 / 165
从来愿者上钩 / 169

鱼啊，我想对你说 / 172
做一个有品位的钓者 / 178

第四辑 04 意在山水之间 / 181



寻根珠江源 / 183
格所河的黄昏 / 189
赶滩 / 193
江底风光览胜 / 198
南盘江之夜 / 201
在河阳做客 / 207

第五辑 05 住在兴义真好 / 211



智者天堂 仁者乐园——从南盘江到万峰湖 / 213
就算没有万峰湖 / 217
住在兴义真好 / 222
漫话盘江鱼 / 228
鱼谚鱼语拾趣 / 231

第六辑 06 钓友笔下万峰湖 / 233

附录一 首届万峰湖野钓大赛圆满落幕 / 245
附录二 万峰湖旅游线路 / 247
附录三 金州十八景 / 250

感谢万峰湖——后记 / 253

也许你会不相信

每天凌晨，从小在万峰湖畔长大的小王，都要来到码头，收购渔民们当天夜里捕捞的野生鱼，拉到兴义城里销售。他在蓝天花园农贸市场开了一家水产品店，专卖来自万峰湖的鱼虾。

有一天，我问小王：“你见到的最大的鱼有多重？”

“147斤。”小王没有细想，随口回答说。“是一条用地笼捕到的翘嘴红鮊，光是鱼头就有三十多斤，两桌多人都没有吃完！”

“罗非鱼呢？你遇到的最大的有多重？”

“像一块菜板，椭圆形的，18斤，太可爱了！”许久之后再被提起，小王仍然抑制不住兴奋。

这个重量，比“中国罗非鱼之都”的广东茂名，在一次罗非鱼旅游文化节上，拍卖出天价的“至尊罗非鱼王”，还要高出一倍。

这就是万峰湖。

天生桥的传说

相传很久以前，玉皇大帝派了一个神仙，化装成一位仙风道骨的老人，来到凡间，体察民情，遍访人间疾苦，遇到需要救助的对象，便施以援手，给予关照。

这天傍晚，那位神仙在经过南盘江边时，遇到一个年轻人，手持鱼竿，坐在岸边号啕大哭。神仙觉得奇怪，禁不住停下脚步，不解地问：“这位年轻人，什么事情让你这么伤心啊？”年轻人听到有人问他，止住哭声，回头一看，见是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面目慈祥，神态安然，便回答道：“禀告长辈，小生姓韦，名生，家住后面这个名叫科丰的寨子。因为家父年高，卧病在床，长期水米不进，生命岌岌可危，小生非常难过。家父一辈子喜欢钓鱼，更喜欢吃鱼。前几天晚上，他在睡梦里迷迷糊糊地说，他想吃南盘江里的盘江鱼。第二天一早，我便扛着鱼竿，来到河边，想钓几条回去，孝敬他老人家。这样的话，如果他哪天不幸撒手西去了，小生也觉得问心无愧了！”韦生激动地说着，禁不住又抽泣起来。

那位神仙听了韦生的诉说，夸奖道：“啊，想不到，你是一个难得的孝子啊。”

韦生抽泣了一会儿，接着说道：“然而想不到，苍天不遂人意，我连续在这里钓了三天，居然一条鱼也没有钓到，真是急死人啊！”



神仙疑惑地问：“这么大的河，这么深的水，怎么会钓不到鱼呢？是不是里面从来就没有鱼啊？”

韦生说：“不是啊，里面有鱼，但确实不多，要钓到一条非常不易。家父年轻的时候，练就了一身高超的钓鱼技术，倒是从来不会失手。可是如今，他动弹不得，想要吃鱼，我这个无能的儿子，却不能满足他的这点要求！”说着，韦生忍不住狠狠地扇了自己一耳光！

“唉！想不到要得到一条鱼，居然如此艰难！”神仙感叹道。“想不到人间的日子，会这么艰难！今天天已经黑了，你还是回去服侍老人吧，明天再来。也许明天你就会钓到大鱼！”说完，神仙转身消失在韦生的视野里。

玉皇大帝听到汇报，捋着花白的胡须，若有所思地沉吟了好一会儿，这才说道：“一会儿你从天庭里，~~找~~一块女娲补天剩下的五色石，放到韦生钓鱼下方那个位置，把南盘江水堵住，让上游河段变成一个湖泊。回头你叫东海龙王，选派一些年轻力壮的鱼虾，到湖泊里面去生长，要让科丰和周围的人，随时都有鱼虾可吃。特别是要给韦生这种想尽孝道的人，提供机会。”那位神仙听完吩咐，领命而去。

那天晚上，两手空空的韦生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跪在父亲的病床前，大放悲声。父亲安慰他说：“孩子，不要泄气，只要有耐心，~~小~~鱼早晚会上钩的。你明天再去碰碰运气，实在钓不到，我也不怪你了！”老人说着，抚摸着儿子的头，嘱咐他要勇敢，要有信心，同时把钓鱼的要领，认真细致地告诉了儿子。

次日一早，韦生早早地来到河边。这时，他的眼前，已经不再是之前的河流，而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水面。他之前钓鱼的那个位置，已经被湖水淹没，左边不远的下游，深切的河床，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山体。涨上来的河水，从山口倾泻出去，流入下游的河床中。

仿佛做梦一般喜出望外的韦生，立即选了一个位置，按照父亲的教导，

将鱼竿抛进水里。眨眼工夫，他就钓到一条巨大的盘江鱼，然后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煮好后端到父亲的病床前。

韦生的父亲吃了鱼，身体慢慢地得到恢复。为了让父亲健康长寿，一有时间，韦生就跑到河边去钓鱼，而且每次都满载而归。寨子里的其他山民，附近村寨的山民，也和韦生一样，经常去河里钓鱼，有些人还编织了鱼网，下水去捕捞。有了钓不尽捞不完的鱼，大家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玉皇大帝听了那个神仙的汇报，非常高兴。

韦生的父亲去世后，他也长大成人，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但长时间在河边，体验获鱼的惊喜与快乐，就像抽烟喝酒一样，韦生不经意间，中了毒上了瘾，如果一天不去钓鱼，就感觉魂魄像是丢掉了似的。

因为天天去钓鱼，家里的事情，韦生从来不管，成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自从妻子娶进家门那天起，上山下地、春种秋收，里里外外都是妻子一个人在操劳。为此，妻子非常生气，多次和韦生吵闹，并几欲离家出走，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韦生回心转意。

这天，他的妻子在山上干了一天的活，累得疲惫不堪，回家时还扛了一捆柴。不料山路很陡，她一不小心，脚下一滑，跌得脚跛腿瘸，接着便坐在地上，伤心大哭，哭她嫁了一个游手好闲、闲事不管、没有良心的男人，真是瞎了眼睛！

恰在此时，那位神仙从云南过来，经过那里，正好碰上。神仙停下脚步，问女人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被人欺负了。女人将丈夫韦生整天待在河边钓鱼，对一家人的衣食住行不管不问的苦衷，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神仙。神仙不由大吃一惊：“啊，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你回去吧，不要担心，恐怕过不了多久，你的丈夫就会回心转意了！”

那位神仙想，你这个韦生，当初想到你要尽孝心，你父亲没有鱼吃，同情你，哪里想到，你会这么贪心，如此不知好歹啊！

玉皇大帝听到那个神仙的汇报后说：“在你之前，我已经接到几起类似



的汇报。说的都是南盘江里鱼虾肥美，许多人贪恋钓鱼，玩物丧志。这些家伙，看来不可救药！”

按照玉皇大帝的安排，那个神仙来到南盘江边，取过韦生的鱼竿，将堵住江水的那座山体轻轻戳了一个大洞，湖水瞬间奔流而去，河床又恢复了当年的模样，人们又回到没有足够的鱼虾可吃的困境。只是那座山体并未完全垮塌，那位神仙，为苦难的人间，留下了一座可以避免涉水过河的天生桥。

千万年过去了，那位遍访人间疾苦的神仙，此后再也没有来过南盘江。科丰的人们，包括沿河两岸的山民，一直过着缺水少鱼的生活。

后来，人们久等不见神仙来帮助，便发挥人类的聪明才智，自己动手，筑了一座大坝，将南盘江水堵住，这才有了万峰湖。

这就叫“神仙搭起天生桥，人类筑成万峰湖！”

鱼坝擒虎

鱼坝擒虎

常言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世代临水而居的布依族同胞，在长期与水和鱼打交道的实践中，总结出了许多捕鱼的办法。这些办法，既是人与自然斗争的手段，又具有相当的戏剧成分和娱乐功能。

野钓、网捕自不必说，浑水里用撮箕撮、浅水里用双手摸，自不必说，用一种名为醉鱼草的藤本植物，捣绒后放进水里药鱼，也自不必说。家住兴义市坝达章的村民岑柱开告诉我，最有趣味的，要算砍火把鱼和筑鱼坝拦鱼了。

冬春时节，降雨减少，南盘江水位逐渐降低，同时也变得无比的清澈透明。到了晚上，白天藏在深水、躲在石缝里的鱼，成群结队的，纷纷跑到岸边的浅水里，寻觅食物，或找地方产卵，是砍火把鱼的好时机。

村民们形象地将这一活动，称为砍火把鱼，顾名思义，就是举着火把砍鱼。奇怪的是，他们能够用菜刀将游动在水里的鱼砍伤，却没有使用过鱼叉这种古老的捕鱼工具。

吃过晚饭的村民们，左手举着干透的竹子燃烧的火把，右手握着磨得锋利无比的菜刀，轻手轻脚地来到江边。然后沿着江岸，向上或向下，一路搜寻过去，寻找目标鱼群。

也许是饥饿至极，或者是水的阻隔，尽管明亮的火把已经把它们照得清清楚楚，把漆黑的夜晚照得如同白昼，然而，鱼们根本意识不到危险的



到来，依然故我地在岸边游动。这时，村民们便会蹲下身去，尽量缩短人与鱼之间的距离，然后瞅准机会，举起菜刀，对着认定的一条鱼的尾部，重重地砍下去。只听噼啪一声，水面立即泛出一团红来，一条受伤的鱼，随即身不由己地漂上水面。这时，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其捉住，装进挎在肩上的鱼篓里。

岑柱开告诉我，有时一个晚上，可以砍到三条五条，甚至更多。在那个物质匮乏、缺吃少穿，特别是难得饱饱地吃上一顿肉的年代，能够弄得几条鱼回来，让全家人饱餐一顿，无疑就像过年一样高兴。虽然很辛苦，还有危险，但也其乐无穷，充满诱惑。

不过相对而言，砍火把鱼比较费时费力，收获有限。筑鱼坝拦鱼呢，能在一段时间或一个季节里，一劳永逸，收获相对要大得多。

同样是枯水季节，比如进入冬季，估计不会再有大雨带来洪水了，村民们便或单独、或合作，把河床里的石头搬起来，从两岸开始，朝着河床中间，对应着斜砌过去，筑成一个V字形河坝。不要求将水全部堵住，但石头之间的缝隙，尽量要小，以防止跑鱼，高度以略微高出水面即可。最后在V字形位置的底端，留一个出口，让围聚过来的江水，从这个出口里流出去，形成一道高度超过一米的人工瀑布。

接着，把预先准备的、面积五六平方米、比较坚韧和牢固的竹编篱笆的前端，搭在V字形出口上，用石头压紧。篱笆的后端，长长地伸出来，搭在用粗大的原木钉成的四方形托架上，托架的下面，也用石头支撑。同时在篱笆的边缘，放一些捆成小把的稻草。这时，原本像瀑布一样，飞流而下的江水，缓缓地从篱笆上流过。一座鱼坝，就算搭建成功了。

顺水而下的鱼们，欢天喜地地随水而来，因为水流越来越紧，越来越急，它们还以为遇到了急流险滩，可以冲滩了，便急不可耐、争先恐后地跳跃着，前赴后继。殊不知，江水冲上篱笆，瞬间漏个精光，鱼们被篱笆托住，被稻草挡住，痛苦地弹跳几下，无法回到水里，只好乖乖地待在篱

笆上面，等人来捡了。

从每年的初冬时节，到次年洪水来临，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鱼坝每天都会或多或少地给村民们带来收获，带来欢笑。

但没有人知道，鱼坝这种捕鱼手段，在南盘江里存在了多少年。只是可以肯定，历史应该很长了，沿袭的时间很久了。不然，山上那些有一定智商的野兽，就不会趁人不备，悄悄来到鱼坝上，分享人类的战利品，坐享其成了。

岑柱开说，有一次，他爷爷早晨去鱼坝上捡鱼，鱼没有捡到，却成功擒获一只大老虎——

那天早晨，天刚蒙蒙亮，爷爷便跑到鱼坝上去捡鱼。走到江边，他就远远地看到，篱笆上一条鱼都没有，却坐着一只野兽。显然，鱼已经被野兽吃了。也许是吃得太饱，野兽居然坐在篱笆上打起了瞌睡，尾巴穿过篱笆的空隙，垂到下面；头深深地低着，蜷缩在胸前，一动不动。爷爷是个胆大心细的人，他轻轻地往前迈了几步，这才看清，那是一只大老虎。爷爷禁不住怔了一下，犹豫起来。

都说老虎也有睡着的时候，没想到居然被爷爷撞到了。迟疑了一会儿后，年轻力壮的他，蓦地想起寨子里，一位邻居和豹子恶斗的故事，禁不住精神抖擞，信心百倍。他决心冒一回险，将那只大老虎制服。

之前不久，那位邻居晚上外出归来，快要到家了，突然撞上一只豹子。远远地，那只豹子便龇牙咧嘴地，嚎叫着对他迎面扑来。情急之中，邻居来不及躲闪，也弓着身子，伸开双手，迎了上去。说来凑巧，当豹子高高地跳过他的头顶时，他伸开的双手，准确无误地抓住了豹子的前脚，头部同时抵紧了豹子的下颌，人和豹子同时滚翻在地。邻居使出全身力气，不敢稍有松懈，豹子的前脚和头部，伸展不开，无法动弹。邻居想呼救，却无论如何张不开嘴，豹子想咬他，也无法施展。双方就这样死死地僵持着，直到天亮，大家发现后，将已经没有丝毫气力的邻居解救出来时，豹子也



已经奄奄一息，倒地身亡。

说到这里，爷爷悄悄地走近鱼坝，然后钻到支撑篱笆的托架下面，找准位置，双手猛然抓住老虎的尾巴，死死地拽着不放。被剧烈的疼痛惊醒的老虎，嗷嗷地嚎叫着，拼命挣扎。并不时回过头来，张开血盆大口，做出咬人的动作。但爷爷知道，只要托架不倒，老虎就无法回身，而支架是非常牢固的，不会轻易倒塌。

这样僵持了好一会儿，陆续起床的邻居，有的要过江去干活，有的来江边洗东西。见到如此难得一见的人虎大战，纷纷前来帮忙，最终七手八脚地将那只倒霉的老虎擒获。

如今的南盘江，变成了万峰湖。岑柱开说，当年那些对付鱼们的趣味无穷的办法，都派不上用场了。要想吃到鱼，也没有当年那么困难了。不过他觉得有些遗憾的是，当年在江里见到的许多鱼种，比如一种鳍上有刺的大肚子草鱼、火烧斑鱼、猪嘴鱼、甲鱼等等南盘江特有的品种，如今已经很难见到身影了。

长在山上的鱼

万峰湖里鱼虾成群，成了钓友们心目中不可多得的野钓天堂，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在山水神奇、风光迷人的兴义，除了水里有鱼，山上居然也生长着品种繁多的鱼类。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开玩笑吧，鱼儿离不开水，山上怎么会生长鱼啊！

你不得不承认，这正是兴义的与众不同之处——这些长在山上的鱼，不是别的，而是兴义出土的古脊椎动物化石中的鱼类化石。

以磅礴数千里的万峰林之名，博得国家地质公园名分的兴义，在亿万年前，曾经是一片茫茫无边的海洋。

作为活跃在遥远的古代海洋里的生灵，因为一次巨大的地壳运动带来的毁灭性灾难，被埋藏在地层深处，经过亿万年时间的沉淀，最后完全石化，成了山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尽管生命已经消逝，肌肤也已经化解，但它们却仍然保持着自己特有的轮廓，保持着它们作为鱼的模样，这就使得我们有机会看到它们，从而认识它们，了解它们。

史料介绍，1957年，中国地质博物馆馆员胡承志，在兴义市顶效镇绿



荫村进行考察时，发现了一种爬行动物的化石。经过时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的杨钟健教授研究鉴定，被命名为“胡氏贵州龙”。

胡承志没有想到，兴义人更不会想到，这是海生爬行动物在我国、也是在亚洲的首次发现。从此开启了世界性的、兴义出土的各种古脊椎动物化石的发掘和研究。

沿着胡承志的足迹，贵州省博物馆馆员曹泽田，随后来到绿荫村，在发现贵州龙的同一地层里，惊喜地发现了5块鱼化石。这个过程，很像一位钓友，在某个人迹罕至的水域，意外地钓到一条鮈鱼后，另一个钓友闻风而至，又在同一水域，钓到若干鱊鱼一样，富有戏剧性。

我们的成语词典里，有一个成语叫“鱼龙混杂”，用以形容好人和坏人混在一起，良莠不分。而事实上，远古的海洋里，鱼和龙居然是生活在一起的邻居和伙伴。后来发掘出土的化石中，有很多是鱼和龙同在一块石板上，尤其多条鱼和多条龙共居一块石板，其良好的组合状态，可谓绝妙之至，被收藏家们视为不可多得的珍品。

曹泽田发现的这些鱼化石，经研究鉴定，分别被命名为“东方肋鳞鱼”、“贵州中华真颤鱼”、“兴义亚洲鳞齿鱼”。从此，古生物学家们开始了我国三叠纪海生鱼类的研究，开始了长在山上的鱼的研究。

贵州龙化石和鱼类化石的出土，只是揭开了兴义境内蕴藏的数量庞大、品种繁多的古脊椎动物化石的冰山一角。在顶效镇的绿荫村和乌沙镇的多座山头，随便挖开一个切口，就能找到数以千计的龙类和鱼类化石，谁也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生命，被埋藏在大山深处，埋藏在岁月长长的隧道里。

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生产活动的扩大，大量的海生爬行类化石，从兴义的大山中被发掘出来。特别是近年来，来自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地质博物档案馆等单位的科研团队，不辞劳苦，顶风冒日，走遍兴义的山山水水，建立科考工作站，进行野外考

察、现场发掘、实物研究，发现了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种类繁多的大量古脊椎动物化石。这些化石，不仅引起了古脊椎动物学界的高度关注，还吸引着来自包括美国、日本、意大利、德国、英国等国家在内的世界的目光。

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举不胜举的化石之中（目前的研究，尚在进行，要穷尽最终的所有种类，尚需漫长的时日），鱼类只是其中之一，它囊括了当时的四足动物以外的所有低等脊椎动物。除了上述三种以外，目前发现并认定的，还有“小贵州短体鱼”、“贵州鳕”、“秀丽兴义鱼”、“优美贵州弓鳍鱼”、“龙鱼”、“比耶鱼”、“兴义飞鱼”等等。

嗬嗬，光看这些鱼的名字，你就可以想见，它们的外表是多么漂亮、它们的体态是多么优美、它们的气质是多么儒雅了。我们多么希望，它们能够穿越时空的隧道，重新复活，来到万峰湖，一展它们优雅的身姿。特别是那条“兴义飞鱼”，只要它在万峰湖里一展靓翅，相信所有的钓友，都会为之沉醉，为之倾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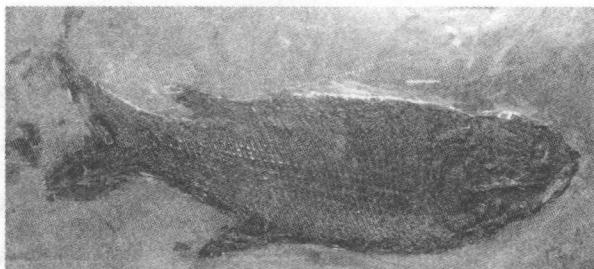
不难想见，远在2.4亿年前的三叠纪时期，如今万峰竞秀、群山巍峨、高山深谷、地形起伏的兴义，却是另外一番风景：茫茫大海，一望无际，烟波浩渺，水天相接。在这片深不可测的大海里，生活着众多古脊椎动物——各种龙类和鱼类。作为它们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家园，它们自由自在地出没其中，互相为敌和残杀又互相依存和庇护，不断地诠释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然而出乎它们的意料，突然有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灭顶之灾，地动山摇，倒海翻江，天崩地裂，它们被彻底埋藏到了地层深处，鲜活的生命瞬间化为乌有。

岁月流逝，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曾经的海洋，变成了陆地，变成了气势磅礴的高原，雨露阳光滋润下的生命形态，也发生了根本的逆转，地球上增加了人类这种两足高等动物，并很快征服了地球上所有的物种，称霸天下。



长在山上的鱼，已经凝固成了山体，成为大地、成为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可能复活，不可能回到天堂一样的水里。它们只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于我们理性的认知里。这种存在告诉我们，自然乃是万物的主宰，自然的力量巨大得难以企及和穷尽。作为地球上的一员，尽管我们一直以高等动物的身份自居，但相对自然而言，常常也很渺小很无助，常常无异于长在山上的那些鱼。我们不能否定，更无法抗拒，也许某一天，一场足以使沧海变成桑田的灾难，在改变地球表面结构的同时，会将我们变成长在山上的人，让遥远的未来的地球霸主，把我们挖掘出来，作为文物，进行研究。

好了，如果你不是化石专家，也不想当收藏家，就不用去管那些长在山上的鱼，趁万峰湖里的鱼还在到处乱跑，自由游荡，抓紧时间去钓几条，拿回家去让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品尝品尝吧！



长在山上的鱼